

3

雨果文集

Adieu, c'est au revoir:

Vernon May



小说

悲惨世界 (中)

李丹 方于 译

3

雨果文集

Victor Hug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第 六 卷

小 比 克 布 斯

— 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

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的那道大车门，在半个世纪前，是和任何一道大车门一模一样的。那道门经常以一种最吸引人的方式半开半掩着，门缝中透出两种不很凄凉的东西：一个周围墙上布满葡萄藤的院子和一个无事徘徊的门房的面孔。院底的墙头上可以见到几棵大树。当一线阳光给那院子带来生气，一杯红葡萄酒给那门房带来喜色时，从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门前经过的人很难对它不产生欢畅的感觉，可是我们望见的是一个悲惨的地方。

门口在微笑，屋里却在祈祷和哭泣。

假使我们能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通过门房那一关——这几乎对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里有句“芝麻，开门！”^①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假使我们在过了门房那一关后向右走进一间有一道夹在两堵墙中、每次只能容一人上下的窄楼梯的小厅，假使我们不害怕墙上鹅黄色的灰浆和楼梯，以及楼梯两侧墙脚上的可可颜色，假使我们壮着胆子往上走，走过楼梯中段的第一宽级，继又走过第二宽级，我们便到了第一层楼的过道里，过道的墙上也刷了黄灰浆，墙根也作可可色，仿佛楼梯两侧的颜色也悄悄地、顽强地跟着我们上了楼似的。阳光从两

① 这原是《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为使宝库的门自启而叫喊的咒语，后来成了咒语或秘诀的代名词。

扇工巧的窗子照进楼梯和过道。过道转了个弯便阴暗了。假使我们也拐弯，向前再走几步，便到了一扇门，这门并没有关上，因而显得格外神秘。我们推门进去，便到了一间小屋里，那小屋子约莫有六尺见方，小方块地板，洗过了的，清洁，冷清，墙上裱着十五个苏一卷印了小绿花的南京纸。一片暗淡的白光从左边的一大扇小方格玻璃窗里透进来，窗子和屋子一般宽，我们看时，看不见一个人；我们听，听不到一点声息，没有一丝人间的气息。墙上毫无装饰，地上毫无家具，一把椅子也没有。

我们再看，便会看见正对着屋门的墙上有一个一尺左右的方洞，洞口装有黑铁条，多节而牢固，交叉成方孔，我几乎要说交织成密网，孔的对角线，还不到一寸半。南京纸上的朵朵小绿花，整齐安静地来和这些阴森的铁条相接触，并不感到惶恐，也不狂奔乱窜。假使有个身材纤丽的人儿想试试从那方洞里进出，也一定会被它的铁网所遮拦。它不让身体出入，却让眼睛通过，就是说，让精神通过。似乎已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在那墙上稍后一点地方还嵌了一块白铁皮，白铁皮上有无数小孔，比漏勺上的孔还小。在那铁皮的下方，开了一个口，和信箱的口完全一样。有条棉纱带子，一头垂在那有遮护的洞口右边，一头系在铃上。

假使你拉动那条带子，小铃儿便会丁零当郎一阵响，你也会听到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冷不防声音会和你耳边极近的地方发出来，叫你听了寒毛直竖。

“是谁？”那声音问道。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种柔和得叫人听了感到悲切的声音。

到了这里，又有一句切口是非知道不可的。假使你不知道，那边说话的声音便沉寂下去了，四面的墙壁又变成静悄悄的了，

仿佛隔墙便是阴暗可怕的坟墓。

假使你知道那句话，那边便回答说：

“请从右边进来。”

我们向右边看去，便会看见在窗子对面，有一扇上端嵌了一个玻璃框的灰漆玻璃门。我们拉开门闩，穿过门洞，所得的印象恰恰像进了戏院池座周围那种装了铁栅栏的包厢，看到的是一种铁栅栏还没有放下、分枝挂灯也还没有点上的情景。我们的确是到了一种包厢里，玻璃门上透进一点微弱的阳光，室内阴暗，窄狭，只有两张旧椅子和一条散了的擦脚草垫，那确是一间真正的包厢，还有一道高齐肘弯的栏杆，栏杆上有条黑漆靠板。那包厢是有栅栏的，不过不是歌剧院里的那种金漆栅栏，而是一排奇形怪状杂乱交错的铁条，用些拳头似的铁樯嵌在墙里。

最初几分钟过后，当视力开始适应那种半明不暗的地窖，我们便会朝栅栏的里面望去，但是视线只能达到离栅栏六寸远的地方。望到那里我们的视线又会遇到一排黑板窗，板窗上钉了几条和果子面包一样黄的横木，使它牢固。那些板窗是由几条可以开合的长而薄的木板拼成的，一排板窗遮住了那整个铁栅栏的宽度，总是紧闭着的。

过一会儿，你会听见有人在板窗的后面叫你并且说：

“我在这里。您找我干什么？”

那是一个亲人的声音，有时是爱人的声音。你望不见人，你也几乎听不见呼吸。仿佛是隔着墓壁在和幽灵谈话。

要是你符合某种必要的条件——这是很少有的事——板窗上的一条窄木板便会在你的面前转开，那幽灵也就有了形象。你会在铁栅栏所允许的限度内望见在铁栅栏和板窗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头，你只能看见嘴和下巴颏儿，其余的部分都淹没在黑纱里了。那个头在和你谈话，却并不望着你，也从来不朝你

笑。

光从你的后面照来，使你看见她是在光明里，而她看见你是在黑暗里。那样的布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同时你的眼睛会通过那条木板缝，向那和外人完全隔绝的地方贪婪地射去。一片朦胧的迷雾笼罩着那个全身黑衣的人形。你的眼睛在迷雾里搜索，想分辨出那人形四周的东西。你马上就会发现你什么也瞧不见。你所瞧见的只是空蒙、黑暗、夹杂着死气的寒烟、一种骇人的宁静、一种绝无声息连叹息声也听不到的沉寂、一种什么也瞧不见连鬼影也没有的昏暗。

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修道院的内部。

这就是所谓永敬会伯尔纳女修院的那所阴森肃静的房屋的内部。我们所在的这间厢房是会客室。最先和你说话的那人是传达女，她是一直坐在墙那边有铁网和千孔板双重掩护下的方洞旁边的，从来不动也不吭声。

厢房之所以黑暗，是因为那会客室在通向尘世的这面有扇窗子，而在通向修院的那面却没有。俗眼绝不该窥探圣洁的地方。

可是在黑暗的这面仍有光明，死亡中也仍有生命。尽管那修院的门禁特别森严，我们仍要进去看看，并且要让读者也进去看看，同时我们还要在适当的范围内谈些讲故事的人所从来不曾见过，因而也从来不曾谈到过的事。

二 玛尔丹·维尔加支系

那个修院到一八二四年已在比克布斯小街存在许多年了，

它是属于玛尔丹·维尔加支系的伯尔纳修会的修女们的修院。

因此那些伯尔纳修会的修女们,和伯尔纳修会的修士们不一样,她们不属于明谷^①,而是和本笃会的修士们一样,属于西多。换句话说,她们不是圣伯尔纳的门徒,而是圣伯努瓦的门徒。

凡是翻过一些对开本的人都知道玛尔丹·维尔加在一四二五年创立了一个伯尔纳-本笃修会^②,并以萨拉曼卡为总会会址,以阿尔卡拉^③为分会会址。

那个修会的支系伸入了欧洲所有的天主教国家。

一个修会移植于另一修会,这在拉丁教会里并不是少见的事。这里涉及到圣伯努瓦的一系,我们就只谈谈这一系的情形,除了玛尔丹·维尔加一支不算外,和它同一系统的还有四个修会团体,两个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和圣查斯丁·德·帕多瓦,两个在法国,克吕尼和圣摩尔;此外还有九个修会也和它同一系统,瓦隆白洛查修会,格拉蒙修会,则肋斯定修会,卡玛尔多尔修会,查尔特勒修会,卑微者修会,橄榄山派修会,西尔维斯特修会和西多修会;因为西多修会本身虽是好几个修会的发源地,对圣伯努瓦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分支。西多修会在圣罗贝尔时代就

① 明谷(Clairvaux),伯尔纳修会是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在公元一一一五年创立的,明谷是法国北部奥布省(Aube)的一个小镇,圣伯尔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著名的修院。

② 本笃会,意大利人本笃(Benedictus,约480—550),一译本尼狄克,于五二九年在意大利中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建立。西多会(Cîteaux)由法国罗贝尔(Robert,1027—1111)创立于第戎(Dijon)附近的西多旷野,故名。罗贝尔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故西多会又称“重整本笃会”。一一一四年伯尔纳率领三十人加入后迅速发展起来,故后之建会者将伯尔纳及本笃之名连称在一起。

③ 萨拉曼卡(Salamanque)和阿尔卡拉(Alcala),西班牙城市。

已经存在了，圣罗贝尔在一〇九八年是朗格勒主教区摩莱斯姆修院的住持。而魔鬼是在五二九年从阿波罗庙旧址被逐的，当时他已隐退到苏比阿柯沙漠（他已经老了，难道他已改邪归正了吗？），他当初是通过圣伯努瓦才住到阿波罗庙里去的，其时圣伯努瓦才十七岁。

圣衣会修女们赤着脚走路，颈脖上围一根柳条，也从来不是，除了圣衣会修女们的教规以外，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的教规要算是最严的了。她们全身穿黑，按照圣伯努瓦的特别规定，头兜必须兜住下巴颏儿。一件宽袖哔叽袍，一个宽大的毛质面罩，兜住下巴颏儿的头兜四方四正地垂到胸前，一条压齐眼睛的扎额巾，这便是她们的装束。除了扎额巾是白的以外，其余全是黑的。初学生穿同样的衣服，一色白。已经发愿的修女们另外还有一串念珠，挂在旁边。

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和那些所谓圣事嬷嬷的本笃会修女们一样，都修永敬仪规，本笃会的修女们，本世纪初，在巴黎有两处修院，一处在大庙，一处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可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和那些在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和大庙出家的圣事嬷嬷们绝对不属于同一个修会。在教规方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在服装方面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戴黑头兜，圣热纳维埃夫新街的本笃会的圣事嬷嬷们却戴白头兜，胸前还挂一个三寸来高银质镀金或铜质镀金的圣体。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从来不挂那种圣体。小比克布斯的修院和大庙的修院都一样修永敬仪规，但是绝不可因这件事而把两个修院混为一谈。关于这一仪式，圣事嬷嬷们和玛尔丹·维尔加系的伯尔纳会的修女们之间，只是貌似而已，正如菲利浦·德·内里在佛罗伦萨设立的意大利经堂和皮埃尔·德·贝鲁尔在巴黎设立

的法兰西经堂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还互相仇视的修会，可是在有关耶稣基督的童年、生活和死以及有关圣母的种种神异的研究和颂扬方面，两个修会之间却有着共同之处。巴黎经堂自居于领先地位，因为菲利浦·德·内里只是个圣者，而贝鲁尔却是个红衣主教。

我们再回到玛尔丹·维尔加的西班牙型严厉的教规上来。

这一支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整年素食，在封斋节和她们特定的其他许多节日里还得绝食，晚上睡一会儿便得起床，从早晨一点开始念日课经，唱早祈祷，直到三点；一年四季都睡在哗叽被单里和麦秸上，从来不洗澡不烤火，每星期五自我检查纪律，遵守保持肃静的教规，只在课间休息时才谈话，那种休息也是极短的，从九月十四日举荣圣架节到复活节，每年得穿六个月的棕色粗呢衬衫。这六个月并且是一种通融办法，按照规定是整年，可是那种棕色粗呢衬衫在炎热的夏季里是受不了的，经常引起热病和神经性痉挛症，因而必须限制使用期。即使有了这种照顾，修女们在九月十四日穿上那种衬衫，也得发上三四天烧。服从，清苦，寡欲，稳定在寺院里，这是她们发的愿，教规却把她们的意愿歪曲成沉重的担子。

院长的任期是三年，由嬷嬷们选举，参加选举的嬷嬷叫做“参议嬷嬷”，因为她们在宗教事务会议里有发言权。院长只能连任两次，因此一个院长的任期最长也只能九年。

她们从不和主祭神甫见面，她们和主祭神甫之间总挂着一道七尺高的哗叽。宣道士走上圣坛讲经时，她们便拉下面罩遮住脸。任何时候她们都得低声说话，走路时她们也得低着头，眼睛望着地。只有一个男人可以进这修院，就是本教区的大主教。

另外确也还有一个男人，就是园丁，可是那园丁必须是个老

年人，并且为了让他永远独自一人住在园子里，为了修女们能及时避开他，便在他膝上挂一个铃铛。

她们对院长是绝对服从的。这是教律所要求的那种百依百顺的牺牲精神。有如亲承基督之命(*ut voci Christi*)^①，察言观色，会意立行(*ad nutum, ad primum signum*)，敏捷，愉快，坚忍，绝对服从(*prompte, hilariter, perseveranter, et coeca et quadam obedientia*)，有如工人手中的锉(*quasi limam in manibus fabri*)，没有明确的许可，便不能读也不能写任何东西(*legere vel scribere non adiscerit sine expressa superioris licentia*)。

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得轮流举行她们的所谓“赎罪礼”。赎罪礼是一种替世人赎免一切过失、一切错误、一切纷扰、一切强暴、一切不义、一切犯罪行为的祈祷。举行“赎罪礼”的修女得连续十二个小时，从傍晚四点到早晨四点，或是从早晨四点到傍晚四点，跪在圣体前面的一块石板上，合掌，颈上有根绳子，累到支持不住时，便全身伏在地上，面朝地，两臂伸出，成十字形，这是唯一的休息方法。在这样一种姿势里，修女替天下所有的罪人祈祷，简直伟大到了卓绝的程度。

这种仪式是在一根木柱前举行的，柱子顶上点一支白蜡烛，因此她们随意将它称为“行赎罪礼”或“跪柱子”。修女们，由于自卑心理，更乐于采用第二种说法，因为它含有受罪和受辱的意义。^②

“行赎罪礼”得全神贯注。柱子跟前的修女，即使知道有雷火落在她背后，也不会转过头去望一下的。

此外，圣体前总得有个修女跪着。每班跪一小时。她们像

① 这里及以下括弧内的每句拉丁文的意义都和它前面的译文相同。

② 耶稣曾被绑在柱子上。

兵士站岗一样，轮流换班。这就是所谓永敬。

院长和嬷嬷几乎人人都要取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名字，这些名字不取义于圣者和殉道者的身世，而是出自耶稣基督一生中的某些事迹，例如降生嬷嬷、始孕嬷嬷、奉献嬷嬷、苦难嬷嬷。但并不禁止袭用圣者的名字。

别人和她们见面时，从来就只看见她们的一张嘴。她们每个人的牙全是黄的。从来不曾有过一把牙刷进过这修院的门。刷牙，在各级断送灵魂的罪过里是属于最高级的。

她们对任何东西从来不说“我的”。她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她们对一切东西都说“我们的”，如我们的面罩、我们的念珠，如果她们谈到自己的衬衫，也说“我们的衬衫”。有时她们也会爱上一些小物件，一本日课经、一件遗物、一个祝福过的纪念章。她们一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件东西有点恋恋不舍时，就得拿它送给旁人。她们时常回忆圣泰雷丝的这段话：有个贵妇人在加入圣泰雷斯修会时对她说：“我的嬷嬷，请允许我派人去把一本圣经找来，我很舍不得它。”

“啊！您还有舍不得的东西！既是这样，您就不用到我们这里来！”

任何人都不得把自己单独关在屋子里，也不许有一个“她的环境”，一间“房间”。她们开着牢门过日子。她们在彼此接触时，一个说：“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另一个便回答说：“永远如此。”在敲别人的房门时，也用这同一礼节。门还没有怎么敲响，屋子里柔和的声音便已急急忙忙说出了“永远如此！”这和其他一切行为一样，成了习惯以后便变为机械的动作了，有时候，这一个的“永远如此”早已脱口而出，而对方还没来得及说完那句相当冗长的“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

访问会的修女们，在走进别人屋子时说：“赞美马利亚”，在屋里迎接的人说“仪态万方”。这是她们互相道好的方式，也确实是仪态万方。

每到一个钟点，这修院的礼拜堂上的钟都要多敲三下。听了这信号以后，院长、参议嬷嬷、发愿修女、服务修女、初学生^①、备修生^②都要把她们所谈所作所想的事一齐放下，并且大家一齐……如果是五点钟，便齐声说：“在五点钟和每点钟，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如果是六点钟，便说：“在六点钟和每点钟……”其他时间，都随着钟点以此类推。

这种习惯，目的在于打断人的思想，随时把它引向上帝，许多教会都有这种习惯，不过公式各各不同而已。例如，在圣子耶稣修会里便这样说：“在这个钟点和每个钟点，愿天主的宠爱振奋我的心！”

五十年前，在小比克布斯隐修的玛尔丹·维尔加系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在唱日课经时，都用一种低沉的音调唱着圣歌，地道的平咏颂^③，并且还非得用饱满的嗓音从日课开始一直唱到课终，可是对弥撒经本上印有星号的地方，她们便停止歌唱，只低声念着“耶稣——马利亚——约瑟”。在为死人举行祭礼时，她们的音调更加低沉，低到几乎是女声所不能达到的音域，那样能产生一种凄切动人的效果。

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曾在她们的正祭台下建造了一个地窖，想当作修院安置灵柩的地方。但是“政府”……这是她们说的，不准在地窖里停柩。因此她们死了，还得出院。她们为这事

① 初学生，已结束备修阶段，但尚未发愿的修女或修士。

② 备修生，请求入院修道的初级修女或修士。

③ 平咏颂(plain-chant)，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音乐，旋律很少起伏。

感到痛心,好像受了非法的干涉,一直惴惴不安。

她们只得到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在从前的伏吉拉尔公墓里,有一块地原是属于她们这修院的,她们获得批准,死后可以在一个特定的钟点葬在这公墓里一个指定的角上。

那些修女们在星期四和在星期日一样,得做大弥撒、晚祈祷和其他一切日课。除此以外,她们还得严格遵守一切小节日,那些小节日几乎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在从前的法国教会里很盛行,到现在只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教会里盛行了。她们无时无刻不守在圣坛上。为了说明她们祈祷的次数和每次祈祷延续的时间,最好是引用她们中某一个所说的一句天真话:“备修生的祈祷吓得坏人,初学生的祈祷更吓坏人,发愿修女的祈祷更更吓坏人。”

她们每星期集合一次,院长主持,参议嬷嬷们出席。修女一个个顺序走去跪在石板上,当着大众的面,大声交代她在这星期里所犯的大小过失。参议嬷嬷们听了一个人的交代以后,便交换意见,高声宣布惩罚的办法。

在大声交代的过失外,还有所谓补赎轻微过失的补赎礼。行补赎礼,便是在进行日课时,五体投地伏在院长的跟前,直到院长——她们在任何时候都称院长为“我们的嬷嬷”,从来不用旁的称呼——在她的神职祷告席上轻轻敲一下,才可以立起来。为了一点极小的事也要行补赎礼,打破一只玻璃杯,撕裂一个面罩,做日课时漫不经心迟到了几秒钟,在礼拜堂里唱走了一个音,诸如此类的事都已够行补赎礼了。行补赎礼是完全自发的,由罪人——从字源学出发,这个字^①用在此地是适当的——自己反省,自己处罚。在节日和星期日,有四个唱诗嬷嬷在唱诗台

^① 指“coulpe”(补赎礼)和“coupable”(罪人)两字同出于拉丁文“coulpa”。

上的四个谱架前随着日课歌唱圣诗。一天，有个唱诗嬷嬷在唱一首圣诗时，那首诗原是以“看呵”开始的，但是她没有唱“看呵”而是大声唱了“多，西，梭”这三个音，由于这一疏忽，她就行了一场和日课同始同终的补赎礼。她这过失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在场的修女们个个都笑了。

修女被请到会客室去时，即使是院长，我们记得，也得放下面罩，只能把嘴露在外面。

只有院长一人可以和外界的人交谈。其余的人都只能接见最亲的家人，见面的机会也极少。万一有个外面的人要访问一个曾在社交中相识或喜欢的修女，就非千求万恳不行。要是这是一个女人，有时可以得到允许，那修女便走来和她隔着板窗谈话，除了母女和姊妹相见以外，那板窗是从来不开的。男人来访问当然一概拒绝。

这是圣伯努瓦定出的教规，可是已被玛尔丹·维尔加改得更加严厉了。

这里的修女们，和其他修会里的姑娘们不一样，一点也不活泼红润。她们面色苍白，神情沉郁。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就疯了三个。

三 严 厉

备修生至少得当上两年，经常是四年，初学生四年。能在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以前正式发愿^①那是少有的事。玛尔丹·维

^① 发愿，当众宣誓出家修道，永不还俗的仪式。

尔加支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绝不容许寡妇参加她们的修会。

她们在自己的斗室里忍受着多种多样的折磨，那是外人无从知道并且她们自己也永远不该说出的。

初学生到了发愿的日子，大家尽量把她打扮得整整齐齐，替她戴上白蔷薇，润泽并卷曲她的头发，接着她伏在地上，大家替她盖上一大幅黑布，唱起悼亡的诗歌，举行度亡的祭礼。同时，所有的修女分列两行，一行打她跟前绕过，用一种悲伤的声音说“我们的姐姐死了”，另一行却用洪亮的声音回答说“她活在耶稣基督的心中”。

在本书所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这个修院里还附设一个寄读学校。是一所为大家闺秀设立的寄读学校，那些闺秀大部分是有钱人，其中有德·圣奥莱尔小姐和德·贝利桑小姐，还有一个英国姑娘，姓德·塔尔波，也是天主教里赫赫有名的大族。这些年轻的姑娘在那四堵围墙里受着修女的教育，在敌视这世界和这世纪的仇恨中成长。一天，她们中的一个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见了街上的石块路面便会头晕脚软。”她们都穿蓝衣，戴白帽，胸前佩带一个银质镀金或铜质的圣灵。在某些重大的节日里，特别是在圣玛尔泰节，她们可以整天穿上修女的服装，按照圣伯努瓦规定的仪式做日课，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隆恩和无上的幸福。最初，修女们常把自己的黑衣借给她们穿。后来院长禁止借用，认为有渎圣衣。只有初学生还可借用。那种扮演原是修院中一种通融办法，含有让孩子们预尝圣衣滋味、吸引她们走上出家道路的秘密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寄读生竟会以此为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快乐。她们只不过是感到好玩而已。“这是新鲜花样，可以改变她们。”我们这些俗人却无法从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中去体会她们何以会那样自得其乐地捏着一根酒

圣水的枝条，四个人一排地站在一个谱架前面，毫无间歇地一连唱上好几个钟头。

那些女弟子，除了苦修这点外，也同样遵守修院里所有的教规。有个少妇，还俗以后，结婚也好几年了，却还不能改变习惯，每逢有人敲她房门时，她总还要赶忙回答：“永远如此！”寄读生和修女一样，只能在会客室里接见她们的亲人。连她们的母亲也不能拥抱她们。让我们看看在这方面究竟严到什么程度。一天，有个年轻的姑娘接待她母亲的访问，她母亲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妹妹。那年轻姑娘，很想拥抱她的小妹，于是哭了起来。不可能。她恳求至少让她的小妹把小手从铁栅栏缝里伸过去给她吻一下，这也被拒绝了，这件事几乎还惹起了一场风波。

四 愉 快

那些年轻的姑娘在这严肃的院子里并不是没有留下一些动人事迹的。

某些时候，那修院里也会洋溢着天真的气氛。休息的钟声响了，园门豁然洞开。小鸟们说：“好啊！孩子们快出来了！”随即涌出一群娃娃，在那片像殓巾一样被一个十字架划分的园地上散开来。无数光艳的面容、白皙的头额、晶莹巧笑的眼睛和种种曙光晓色都在那阴惨的园里缤纷飞舞。在颂歌、钟声、铃声、报丧钟、日课之后，突然出现了小女孩的声音，比蜂群的声音更为悦耳。欢乐的蜂巢开放了，并且每一个都带来了蜜汁。大家一同游戏，彼此招唤，三五成群地互相奔逐；在角落里娇小的皓齿在喃喃私语，而那些面罩则隐在远处在窃听她们的笑声，黑暗